

常常就背著相機照照相，排照相字牌、準備發掘的工具和削竹刀，也清洗一些重要標本，時不時見他在田野裡晃晃的。有台菜車每天早上都會經過田野的聚落，他總會買點仙草和涼粉、米苔目，幫我們準備中午和下午休息時的涼水，後來當大伙兒謝謝他的貼心時，他倒不好意思地招認，為了方便省事，那些仙草、涼粉都是他用著自己不知道乾不乾淨的大手捏碎了讓我們享用的。後來夜晚開始住在租的民宅，才知道下田野後晚上的活兒也不少，他和朱二人補田野資料，做田野日誌、秤鐵渣重量(因為鐵渣量實在太大，因此鐵渣除了取樣的標本外，其餘的再回填)，收曬乾了的標本，準備隔日用的田野用具和資料等等。這些小舉動等到自己後來成了計畫助理，負責張羅田野發掘事宜，才知道看似微不足道的行為，卻攸關田野發掘是否能順利進行。

德仁在準備出田野前和田野期間，總是不急不徐的張羅著各種事，少見他急急忙忙的，跟日常生活他並沒有差別。早上他固定早起，如果是在田野地租屋，他還會稍微的打掃一下住處環境，然後走或騎腳踏車去店裡買數份報紙回來翻閱。工作期間不乏新進沒有田野工作經驗的助理，他也都很有耐性的從頭帶起，是大家眼裡平易近人的胖學長。每日田野收工，他總愛在飯後去逛逛書店，看看漫畫、打打電動以及抓娃娃，有陣子他從田野回台北，就帶著不同的小絨毛玩偶回來分送大家。基本上，他是個作息非常規律的人，也是個溫和與人不爭的好好先生，不論對幫忙發掘的工人或是工作同仁，都是客客氣氣的。吃飯時也全都是讓其他助理選擇想吃什麼，很少讓我們配合他的喜好，也常會帶著大家去不同的館子嚐鮮，跟我們平常記憶中的他是沒有什麼差別的。除了整理田野記錄、寫田野日誌、準備隔日發掘所需的種種這些考古同仁都做的例行公事外，隨筆寫些簡短的個人日記以及收集考古以及文化的相關剪報是認識他以來一直保有的習慣，也由於這些小習慣和大量閱讀，也讓他成為大家的訊息中心，我想這是他短短此生留給大家最深刻的回憶。

(作者為旅法學者)

最佳戰友—李德仁

文／圖·夏麗芳



記得史前館還是籌備處時期，展教組同仁們正是如火如荼的推動著一期展示工程，1998年報到的德仁兄，雖然未及得參與史前廳的展示規畫與設計階段，卻是碰上了展示的施作階段。當所有規畫設計的內容要落實時，常常會遇到難以解決的整合性介面的困難問題，這時，最方便與最快速解決問題的方式，就是轉向研究典藏組的李德仁求救，例如13個史前史文化的影片審查，請德仁在旁反覆一遍又一遍的仔細校正錯處與提出最高指導原則；展出774件標本的說明，請德仁細述資料與核對除錯；每塊展示版上的說明文字，都經德仁的確認後，才能放心的讓廠商輸出貼板；凡是任何的疑難雜症，都可以請教於他而獲得解決。這位被我稱為「史前史超強電腦」的德仁，只要對他提出有關史前史方面的問題，圍坐在書庫般辦公室的他，都能在他的腦袋記憶庫中快速搜尋出所要之檔案，並隨手在他整理有序的書庫中取出紙本資料提供參考，快速且確實的把問題解決。

當展示施作進入佈展的緊鑼密鼓階段時，德仁也常會自發性的來探個班，嘘寒問暖的關懷，真心誠意的幫大伙兒加油打氣。並常伴隨著我們，在星空下燈火通明的博物館展廳內進行參與討論及指導的工作，他會不時的看看這兒、看看那兒、提點有問題和該注意的地方，並為忙碌中的工作同仁拍攝留影，留下記錄照片。每當我焦頭爛額之際見到德仁的身影出現時，就會從心底升起一股暖流，讓人覺得窩心與安心。所以日後，每當展教組同仁籌備與史前文化相關的特展時，德仁是不可缺少的一大助力，必定會將他納為諮詢的顧問。

德仁常常穿著史前館藏品圖像的衣飾到處走動，顯眼的十足是史前館的活動廣告板，他所到之處就能強力的為館打廣告。德仁並且喜歡使用與館相關的產品，甚至將小飾品披掛在身上，可以隨時取下送人留個紀念，加深對史前館的印象。



1999年，當業餘考古收藏家盧錫波先生將畢生收藏的近7,000件考古標本捐贈給本館時，考古門外漢的我被呂理政組長指派承接了整理工作。在約4年的整理期間，只好不時的去煩擾德仁，問東問西的提出了許多的問題來請益，好脾氣的德仁總是不厭其煩的解釋說明給予滿意的解答，帶領我對臺北的史前遺址有了粗淺概念。我甚至對德仁提出無理的要求，在標本入庫典藏前的幾個月內，請他每日下午撥出約2-3小時的時間，一同進行標本的逐件檢視與資料核對的確認工作，雖然當時德仁正因為整理另一位收藏家郭德鈴先生捐贈的13,000多件的考古標本而十分忙碌著，熱心的德仁卻並不因此而藉口推託掉，反是極力配合而無所報怨，讓人感到萬分的信靠與依賴。

德仁於2008年10月28日下午3點48分，病逝於高雄醫院，結束了44歲年輕的生命，讓許多人捨與不願面對。尤其是每當籌展時的我，就會憶起德仁，缺少了這份助力，常常讓我感覺十分吃力，不自覺的會抬起頭來搜尋各角落，盼望能再見到德仁的身影與我並肩作戰。

(作者為史前館展示教育組技士)



學妹眼中的德仁學長

文·林秀嫻 / 圖·葉前錦、黃信凱、林秀嫻、洪珊珊



印象中，第一次見到德仁學長是在人類系洞洞館的地下室，當時地下室就是系學會的所在，而兩邊的辦公室分別是剛從美國回來不久的謝世忠老師與已經退休而轉戰臺南樹谷文化基金會考古中心的戴瑞春副主任。當時正值1989年，德仁學長也還在唸碩士班，應該正在寫他的碩士論文。

基本上，德仁學長就像一座可以移動的人形資料庫，很多問題都可以先問過他後再去查資料，當然，偶而他也是會不耐煩的，然後，他可能會看你一臉就走人或是回你一句「你不會自己去找囉」。運氣好或是場所對時，直接借到書的情形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說，剛好到中研院史語所的考古館（1991-1998）或是史前館中他的辦公室（1998.12.29 - 2008.10.29）。

學長除了愛買書與剪報的習慣以外，他的田野經驗也是非常驚人的。雖然，系上的考古田野實習課不是我第一個田野，但從十三行搶救發掘、系上田野實習課（左營試掘與大湖遺址的發掘）、金山的教師考古訓練營、大竹圍的試掘、東河遺址的搶救發掘、到鳳鼻頭的試掘，短短幾年不到的時間，我們一群人就跑了東南西北多處遺址，當然，德仁學長參加的普查與試掘更是「族繁不及記載」。

另一方面，學長非常喜歡動物。目前記憶最深刻的就是他在臺東家中養的貓。基本上，他養貓只是餵飼料與跟貓玩，印象中，他最後養的一批大概是一家「貓」，也就是至少一隻

1 這群人大致包括了德仁學長、郭素秋學姐、張菁芳學姐、楊鳳屏學姐、戴瑞春小姐，還有筆者。